

政壇奇人賀衷寒

(上)

●王成聖

湖南人的特殊性格

前交通部長、賀衷寒辭世已二十餘年，這位政壇奇人，一生多彩多姿，他的軼聞趣事，迄今仍爲人津津樂道。

賀衷寒字君山，生於公元一九〇〇年，逝於一九七二年（民國六十一年），享年七十三歲。其生命旅程，正值中國新舊交替時期，因時潮衝擊而高潮迭起。

民國創建前的湖南，無論從「時」、「空」角度觀察，都處在劇變的核心，使少年時期的賀衷寒因緣際會，發揮天賦，創造事功。從洞庭湖畔一個鄉紳的兒子逐步登上軍政舞台，在近代中國史上扮演一個出色的要角。

賀家並非真正的湖南本地人，他們的祖先係於明初隨同劉、陳、張、吳、羅、李六姓由江西遷移而來，歷經艱辛，始立穩腳跟。遷湘的始祖名爲賀耕九，賀家子孫爲紀念這位祖先，把居住的地方命名爲「賀耕九」，以人名爲地名。

賀衷寒的父親賀楚卿，爲賀耕九的第十八代孫，胼手胝足，創造家業，亦農亦商，漸成殷商。他出生時，家境已相當富裕，擁有房舍十餘間，旱田千畝，種植水果，年產甚豐，又兼營商業，不虞匱乏，而賀楚卿又生性慷慨、熱心助人，出錢出力，在桑梓甚有聲望。

當時的中國，歷經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辛丑條約等苦難，國破家危的觀念已深入人心，一八九九年在英人逼迫下，清廷開放岳州。一九〇三年日本勢力進入長沙，一九〇四年英人接踵而至。此後帝國主義勢力紛至沓來，使湖南人民的民族主義、救國思想，在此刺激下，日益高漲。袁世凱圖謀帝制時，籌安會要角，湖南名士楊度的「湖南少年歌」最能淋漓盡致地描繪此一特質。

「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
中國將爲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
……………」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近代史學家多認爲湖南人具有特殊的性

格，湖南人性格形成的因素與地理環境，歷史上的移民和經濟發展有關。所以湖南人的性格以強悍知名，叫做「騾子脾氣」，如左宗棠、曾國藩、黃興、毛澤東、唐生智等人，經常趨向激進。

賀衷寒處此一充滿特色的時、空環境之下，對其一生之沉浮，影響甚鉅。他是典型的「騾子脾氣」，剛烈好強。他喜愛象棋與人對奕，每下棋，屢敗屢戰，非至贏棋不罷休！

民國四十三年卸任交通部長後在家賦閒，某次與黃埔同學潘佑強在俱樂部會餐後對奕，爭執不休，終於拍桌爭吵，不肯罷休，可見性格好強之一般。賀氏治學極勤，英、俄、日、德諸國文字均能閱讀，其才智與學識，超群卓絕，待人處世更是真誠坦率，是位：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熱情豪傑，由於這一特質，使他生命中充滿著現實挫折後的孤獨與寂寞。以他的忠肝義膽，坦蕩剛烈，處詭譎多變的政海，便產生許多難以逆料的橫阻與困境。

初見塾師暢所欲言

賀衷寒六歲啟蒙，就讀私塾，老師是位秀才，名叫許年初，老師見他著長袍，蓄辮子，問他讀過些什麼書？他說四書五經都已讀完，今年想讀子書，侃侃而談，旁若無人，在旁的同學，驚異他膽大放肆。由此可見他自幼即滿懷自信。舊時的傳統師生之間極為嚴肅，一般學子見到老師，多不敢暢言。次日上課，老師認為幼年時宜熟讀四書五經，子書的文路偏窄，不適宜初奠學術根基時修研。賀氏從之，乃繼續重溫五經，晚間則讀古文、綱鑑及唐詩。

終日孜孜矻矻，從此養成有閒暇即閱讀書刊的習慣。

辛亥革命前夕，西洋新思潮成為中國社會思想之主導理念。舊學及舊學制已近式微之浸染。每日晚飯後，許年初便在廳堂中走來走去，廣發議論，不斷地講述當代風雲人物與國際現勢，將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及戊戌六君子等人之事蹟，滴滴流入一群鄉下孩童們的腦海裡。由於當時傳播媒介極不發達，鄉村訊息甚為閉塞。許年初講的，雖僅鳳毛麟角。對一群渴盼新知的學子們而言，極具吸引力。因此，大伙兒齊聚廳堂，或坐或立，專注聆聽許年初講述。許年初囑咐年長學生購買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閱讀。梁啟超的著作，是最具影響力的套書，開啟無

數青年學子求取新知的方向。賀氏托人到岳陽縣城購買一部，這書深深地吸引著他，日夜閱讀。新思潮得由此書啟迪，舉一反三，提出問題，請教老師。但是許老師僅受過舊學訓練，新知有限，經常答非所問，賀氏因而甚為失望。

民國元年，他的父親賀楚卿聘請吳漢仙教導他，吳老師也是位秀才，教不了什麼。翌年，賀楚卿創辦了新式學堂「忠信高等小學」，他轉入此校，有學生近百人，不論月考、大考，賀衷寒成績均名列前茅。民國五年小學畢業，前往武昌，考入湖南旅鄂中學。在旅鄂中學就讀時，他極為勤奮，各門功課均得高分，尤以國文一門，屢次被老師批交「傳觀」。張貼於公告欄上，供其他同學觀摩。可證他思緒敏銳、文筆流暢，自幼即顯露獨特的才華。日後從事政軍職務，許多宣言的組織結構，多出於他的編撰及構思。

不久，董必武等在武昌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他曾入會，但嫉惡如仇、明辨是非、富有正義感，始終不信馬克斯邪說。

賀衷寒在旅鄂中學就讀時，有人邀他出遊。同伴某君認為漢口外人租界熱鬧有趣，建議前往一遊。賀氏對外人以強凌弱，欺壓國人至為憤怒，不禁激情厲言地反對說：「看到那些洋鬼子耀武揚威的樣子，我就難過！」乃改遊武昌洪山塔，路過武昌蛇山洞時，見十數位苦力、肩挑重擔，汗流夾背，魚貫前行。他為之感慨萬千。濟弱扶傾的感情

油然而生。嘆說：「這種以人當牛馬的運輸方式，太不人道，何日才可改為機械運輸？」顯露出他感性及理性的特質。

投身五四運動熱潮

民國八年、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偏袒日本，導致國人憤慨，爆發五四愛國運動，號召群眾「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漢口地區對此運動，反應亦十分熱烈。當時賀氏正在中學就讀，由於他在校內表現優異，被推選為學生代表，參加各項集會。導致他的活動領域及關懷國事目光，由校園轉投注於廣大的國家社會。為了宣揚救國大義，決定於課餘之時，分別兼任「大溪報」、「正義報」記者，藉文字鼓吹，喚醒沉睡的大眾。從此開啟他的記者生涯。民國十年秋，被選派為報界代表，赴俄國參加「遠東勞苦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The Congress of the Toilers of the Far East)，他所以被推派為代表，除了因在報界服務，著有聲譽外，又因他曾參加「社會主義研究會」武昌分會的活動，一度對社會主義存有綺麗的幻想。

社會主義(Socialism)早在清季即分別由日本及法國傳入中國，真正產生影響力，在於五四運動時期，誠如張國燾「我的回憶」一書中所云：「五四運動後，中國年輕一代的思想開始劇變，由於他們身受種種壓迫，目睹政府的腐敗頹頂，加上俄國革命的影

響，他們開始嚮往各派社會主義的學說。」因此當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後易名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專門鼓吹共產主義），董必武、陳秋潭、包惠僧等人，在武昌成立分會，桴鼓相應。廣收會員，他也被吸收入會；由於他很早就接觸共產主義，曾經深入研究過。因之，在國民黨容共時即揭發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後來國共分裂，他便成為反共陣營中的主力。

那次「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的舉行，因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列寧掌握政權，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對內施行共產主義，對外與德國議和。因此協約國決定封鎖孤立共產俄國。蘇俄為突破孤立，遂高唱聯絡被壓迫國家及民族，共同抵抗帝國主義的侵凌，乃有召開「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之舉。

賀氏被推派為報界代表後，積極作出國準備。民國十年春，前往上海學習俄文，與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毛澤東相遇。九月由上海乘輪赴海參崴，搭乘火車經西伯利亞至伊爾庫次克會議所在地。此次大會，日本、韓國、印尼均有代表與會，其中以中國代表團人數最多，有三十餘位。代表國民黨的張秋白，代表共產黨的張國燾，代表無政府主義的黃凌霜、代表婦女的王麗魂及鐵路工人代表鄧培、湖南勞工會代表王興輝等。

一路上有許多問題，他與張國燾意見不

同，時常爭辯。經過西伯利亞鐵路車站見到俄國男女向乘客乞討食用物品，得到給予物品後跪地叩謝，蘇俄本土物質極感缺乏，賀寒對這種情景有永不磨滅的印象，賀氏在國內聽到中共宣傳和在蘇俄所見所聞，相差萬分懸殊！停留了七個月後，在民國十一年春天返國，在武昌創辦「人民通訊社」，致力新聞採訪工作，揭露惡勢力黑幕，遭到軍閥查禁，轉往長沙創辦「平民通訊社」。時值湖南人民驅逐北洋軍頭張敬堯，民氣昂揚，情勢有利於他的工作發展和表現。民國十二年受聘為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兼任長沙青年社教務主任。他寫文章向青年人講演，訴說軍閥的橫征暴斂，進行革命宣傳，對於兩湖青年發生很大影響。

考入軍校對抗共黨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春天，黃埔軍校招生，第一期招生簡章規定初級中學程度即可報名，許多專科學生、高級中學、師範學校教師都爭先恐後報名投考。

賀寒以優異成績考取軍校一期，從軍報國壯志如願以償，十三年五月到廣州入學，十一月畢業，分發工作，他和李之龍等被派往軍校廣州城內分校政治部擔任上尉秘書，在當時畢業生中是最高階級，這是他的學識能力優異所獲致。黃埔軍校創始，中共即注意滲透活動，李之龍畢業青島海軍學校，再投入黃埔，係受共黨派遣的「職業學生」

之一。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蘇俄顧問鮑羅廷發起的「青年軍人社」成立，這是共黨用來操縱控制黃埔學生的團體，亦是後來和賀寒寒倡組的「孫文主義學會」相互對峙鬥爭最激烈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的前身。

賀寒所倡組的「孫文主義學會」，是在民國十四年孫中山逝世時成立的，主旨在糾正青年的過份崇拜外國思想，賀氏認為許多青年滿口杜威、羅素、馬克思論調，竟不知孫文學說的精義，非常可惜，甚至「青年軍人社」刊物中更批評孫中山的主張，因此賀寒和繆斌等集議組織「中山學說研究會」，經向蔣中正校長及廖黨代表仲愷呈請批示，蔣、廖准予照辦。廖仲愷以「中山」二字是孫總理避難日本的假託，孫文學說業已形成主義，應用「學會」二字比「研究」會更為妥適，因此建議改名「孫文主義學會」。

日後再度集議，他發現簽署學會發起人的姓名大多是共產黨南方局通告上的人名，便警覺到共黨有把持團體的企圖。當時情勢在廣州展開工作頗感困難，只有到東江前線待機而動。他為了爭取時間，搭乘海船到汕頭轉梅縣面見周恩來，因在民國十三年七月軍校的革命軍事研究會成立後，他和周恩來接觸機會很多，非常熟悉。周恩來勸他停止有關學會一切活動，並在民國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任命賀寒為軍校炮兵營第一營黨代表兼第一連黨代表，同時將繆斌調任軍校教導

團第一團黨代表。但是他和繆斌仍繼續活動，並與冷欣等積極聯絡各部軍官，共同舉行正式籌備會，對發起人中的共黨份子通知書故意遲延寄遞，然而到開會時李之龍竟聞訊先到，責備主席繆斌是「反革命」，要強取所有文件外出，破壞會議，受到眾人的阻擋，剛好周恩來趕來勸慰，才繼續開會。賀衷寒即宣讀他手擬的「信仰、研究、宣傳、實行孫文主義為組織宗旨」的章程。日後，周恩來見情勢不可壓抑，方命李之龍回廣州，從此「孫文主義學會」與「青年軍人聯合會」左右對峙情勢形成。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日「孫文主義學會」潮州分會成立，其他各地也宣告展開活動，十二月二十九日，總會在廣州正式宣告成立，賀衷寒任大會主席，聲勢極為浩大，賀衷寒的正式職務是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

留俄旅日專攻特務

一九一七年共產黨於俄國取得政權後，共產國際認為發展東方各國革命為共產革命，先決條件在製造東方各國的共產幹部。

一九二〇年以後，遂在莫斯科成立一所專門培植東方各國共產黨員的「東方勞動大學」。後因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政策，蘇俄為表示對華親善，於一九二五年藉紀念孫中山命名，在莫斯科設立一所「孫逸仙大學」，專門招收中國學生，前往就讀，同時開放陸軍、空軍軍事學校，招收中國青年。

賀氏於民國十年赴俄出席「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曾有莫斯科之行，為了瞭解俄國，鑽研更高深的軍事知識，乃報名參加留俄考試。此次考試在廣州公開舉行，錄取一百八十人（國民黨中央黨部考選一百五十名，黃埔、湘、滇三軍官學校各考選十名）；上海和天津地區各選派五十名，通過鮑羅廷關係，特別介往者約二十餘人，共計三百二十餘人，分別於一九二五年赴俄留學。黃埔軍校同學除賀衷寒外，尚有杜從戎、王懋功、劉詠堯、蕭贊育、鄧文儀、王叔銘、毛邦初、鄭介民……等。到俄國後，分別分發孫逸仙大學及各軍事學校。蕭贊育、鄧文儀等入孫逸仙大學，王叔銘、張廷孟等入空軍學校，賀衷寒及杜從戎等入佛朗閣陸軍大學。賀氏於佛朗閣陸軍大學研習參謀業務，特別重視戰術作業與兵器及後勤業務。

由於軍校「青年軍人聯合會」、「孫文主義學會」組織相互對峙鬥爭非常激烈，民國十五年二月蔣中正校長召集兩會幹部聯席會議，商訂平息衝突辦法。賀衷寒因參加留俄考試及格再度赴俄。五月廿一日「孫文主義學會」便在取消一切小組組織命令之下解散，雖然如此，但和「青年軍人聯合會」仍時常互毆，由於這兩個團體的對立，可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思想鬥爭的起點，也是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分共」的源頭。

賀衷寒到了莫斯科進入佛朗閣陸軍大學，這裡有革命功勳軍官進修的學校，俄人以

賀衷寒的中國官階團長優予待遇。這時期中國國內局勢演變迅速激烈，他便潛心向學，完成學業後，民國十七年一月回國。賀衷寒返國前，國內局勢動盪不安，因中共藉「聯俄容共」政策之名，加入在國民黨內，伺機坐大，力圖奪得黨權。尤其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共黨份子憑藉政治部，利用革命軍的聲威力量，把持農工團體，鼓勵工人罷工，迫害地主紳士，煽動農民暴動。武漢光復後，極力挑撥分化，製造寧漢分裂，展開「反蔣運動」，並意圖效法俄共「十月革命」故技，取國民黨而代之。國民黨中央深感此乃危急存亡之秋，遂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正式下令清黨。黃埔軍校於清黨令下後一週才實行，致失機先，校內共黨份子多已出走。

民國十六年五月，蔣中正校長為統一軍校本校分校教育，在南京籌設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旋因蔣校長下野，遷設軍校於南京的計劃，暫作罷論，十一月，張發奎、黃琪翔發動兵變，佔據廣州，共產黨人乘機襲擊黃埔軍校，劫掠槍械，監視學生。十二月共黨蘇兆徵、張太雷焚掠廣州，組織廣州蘇維埃政府，軍校學生陷入飢寒交迫之中逃亡者日衆。當時蔣校長雖已下野，仍極關心黃埔學生安危，乃號召黃埔同學會於杭州設立招待所收容黃埔學生。後來蔣校長復職，首先電令浙江省政府在杭州設立軍事訓練班，訓練此批黃埔學生。十七年一月中旬，訓練班成

立，編成一個總隊，三個大隊，賀氏已由俄學成歸國，被派任為訓練班總隊長，負起千餘名學生教育之責。殫精竭慮，歷經三月餘，黃埔軍校正式遷校南京，改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賀衷寒任杭州軍事訓練班學生總隊長，收容自黃埔逃亡到杭州的軍校第五、六期學生，繼續未完成的教育，在這些流亡學生中有不少後來知名之士，如戴笠、喬家才、唐縱、皮宗敢等等。

民國十七年三月中央軍校遷南京，賀衷寒辭去學生總隊長職務，「黃埔同學會」在南京舉行全體會員大會時當選為監察委員。「黃埔同學會」宗旨是團結軍校同學，早在民國十五年六月廿七日成立，當時賀衷寒擔任幹部委員，由於該會受到李宗仁、胡宗鋒、夏威、張發奎聯合陸軍中、小學、陸軍預備學校、保定軍校出身軍人組織的「四校同學會」所敵視，蔣中正校長為顧及全國軍人的統一團結，不得已已在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下令解散黃埔同學會。

先是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日軍在濟南製造「五三慘案」，中日關係惡化，賀衷寒深感救亡圖存必先對強鄰日本有深刻的認識與了解，乃於民國十八年春天呈報蔣中正主席批准，赴日考察軍事、政治，居留二年遍歷各地，研究種種情報及組織工作，心得甚多。賀衷寒旅日期間，並未進入正式院校就讀，完全以自修方式，依自己的需要和興趣，決定研習方向。當時與他同行赴日，尚有蕭

贊育、滕傑二位。賀氏與滕傑同住，蕭氏則一人獨居。據蕭贊育告訴筆者：他們住處附近藏書甚豐，名為上野圖書館，賀衷寒則以該圖書館為師，博覽群書，專研種種情報業務，有閒暇，則遍遊日本各地，親身體驗日本之社會民風及經濟環境。此種自修式、體驗式的學習，對學識深厚、經歷豐富的賀氏而言，相當適當，因為他追求知識的多樣化，深入化，收穫豐碩。

赴日留學埋首書海

賀氏在日本考察時，廣搜各科書籍、報刊、資料。其中若干冊他都加以細讀熟讀，友人與賀氏交談，提及任何一冊，賀氏均能說出書中內容。極瑣屑的資料、數據，他亦能正確地道出。由此可見賀氏讀書之廣博專精。友人探望賀氏，發現賀氏正伏案靜思。沒有驚擾他，靜立其後。見賀氏全神投注地展開一幅地圖，又抽閱相關參考書對照觀察，良久，不禁感嘆道：「有這樣的地理環境，所以有這樣的特點！」他不斷地對照地圖及書籍，長達一小時，仍未警覺有友人立其身後，可見其鑽研學術的專注。

旅日期間，賀氏全心投入知識領域之際，對國內政局之演變，亦十分關心。當陳公博、王法勤等人籌組「改組派」，欲擁戴汪精衛，聯合馮玉祥、閻錫山，以奪取南京政府的合法地位。賀衷寒聞之，毅然撰寫「改組派之檢討」及「汪精衛理論之批評」，用

流暢的文筆、完整的理念，嚴厲批判改組派及汪精衛，持論精闢允當，受到國人重視，一年之內再版至十三次之多。除對改組派進行嚴厲批判外，讀書之餘，賀氏亦常與蕭贊育、滕傑等討論國家面臨之困厄及未來之出路，日後「三民主義力行社」的成立，此時亦已初莫始基。

組織民衆鬥爭中共

民國廿年二月，賀衷寒奉蔣中正之命，自日本回國，負責主持海陸空軍總司令部剿共宣傳處，擔任處長，這是他的新任務。由於他早在民國十四年即曾任職軍校政治部，深知部隊未能擴大政工人員的編制，也未加強政工人員的工作，以致無法鼓舞士氣，溝通軍民情感。民衆紛紛被共軍利用，使剿共工作遭到挫敗，基於這一認識，他接到任命後，立即採取特別的作法。首先，各種書刊和公私文書對於圍攻共軍一事都隨意用字，賀衷寒認為依照名正言順的道理，要將紛歧的「剿赤」、「剿共」等字樣統一使用「剿匪」兩字，並重新命名「剿匪宣傳處」，給軍民一種明確的概念。

為了提高宣傳處工作幹部的素質，賀衷寒建議蔣中正校長下令軍校設立特別訓練班，就原有高級班中，考選學員二百三十人，加以兩週短期訓練，在訓練期中，蔣中正曾親自訓話五次，可見他對此事的重視。訓練完畢分發「剿匪宣傳處」為基本幹部，向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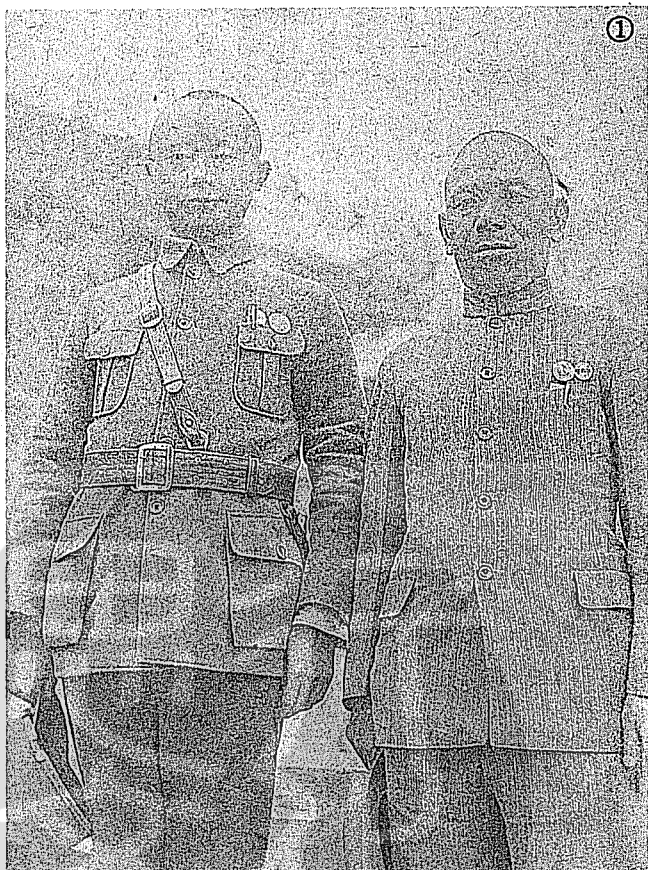
民宣傳國內和平統一的國策，並組訓民衆向共黨鬥爭，以組織對組織，以鬥爭對鬥爭，人們稱他以毒攻毒的辦法是反共的高招。

民國廿年冬天，剿共宣傳處改組成訓練總監部剿共軍隊政治訓練處。民國廿一年同

時分設豫、鄂、皖三省及贛、粵、閩地區剿共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

直到民國廿二年二月全歸併於軍委會政訓處，仍調任賀衷寒為處長，從此國內所有部隊、學校、機關的政工均由軍委會直接統

轄。經過五月訓練的政訓班學員四四六人均是大專畢業生，素質甚高，他們參加工作，為政工增加一批新血輪，能夠進入華北、西北各軍，加強國軍的思想統一，提高國軍戰鬥力量。（未完待續）



①賀衷寒（左）與黃埔一期同學曾擴情合影。

②賀衷寒（左）與夫人對飲時留影。

